



笑傲江湖

【珍藏本】 叁

金庸



广州出版社

金庸
【珍藏本】

笑傲江湖

叁

广州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笑傲江湖/金庸著. —广州: 广州出版社, 2009. 9

ISBN 978-7-5462-0155-9

I. 笑… II. 金… III. 侠义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127115号

广东省版权局版权合同登记图字: 19-2007-087号



本书版权由金庸先生授权广州市朗声图书有限公司在中国大陆(不包括香港、澳门、台湾地区)专有使用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封面图画选自董培新先生金庸小说国画

敬告读者

为了维护读者、著作权人和出版发行者的合法权益,本书采用了新型数码防伪技术。正版图书的定价标示处及外包装盒上均贴有完好的防伪标签。刮开涂层,可见到一组数码,您可以通过三种途径查验真伪。

1. 拨全国免费电话8008301315,按语音提示从左到右依次输入18位数码并按#键结束。
2. 使用手机或小灵通将18位数码作为短讯内容发至106691603100。
3. 网上查询www.macs.com.cn。

读者如发现盗版图书,可向当地“扫黄打非”办公室、新闻出版局、工商管理部门、公安机关、技术监督部门举报,或直接与我们联系。

联系电话: 020-34297719 135700224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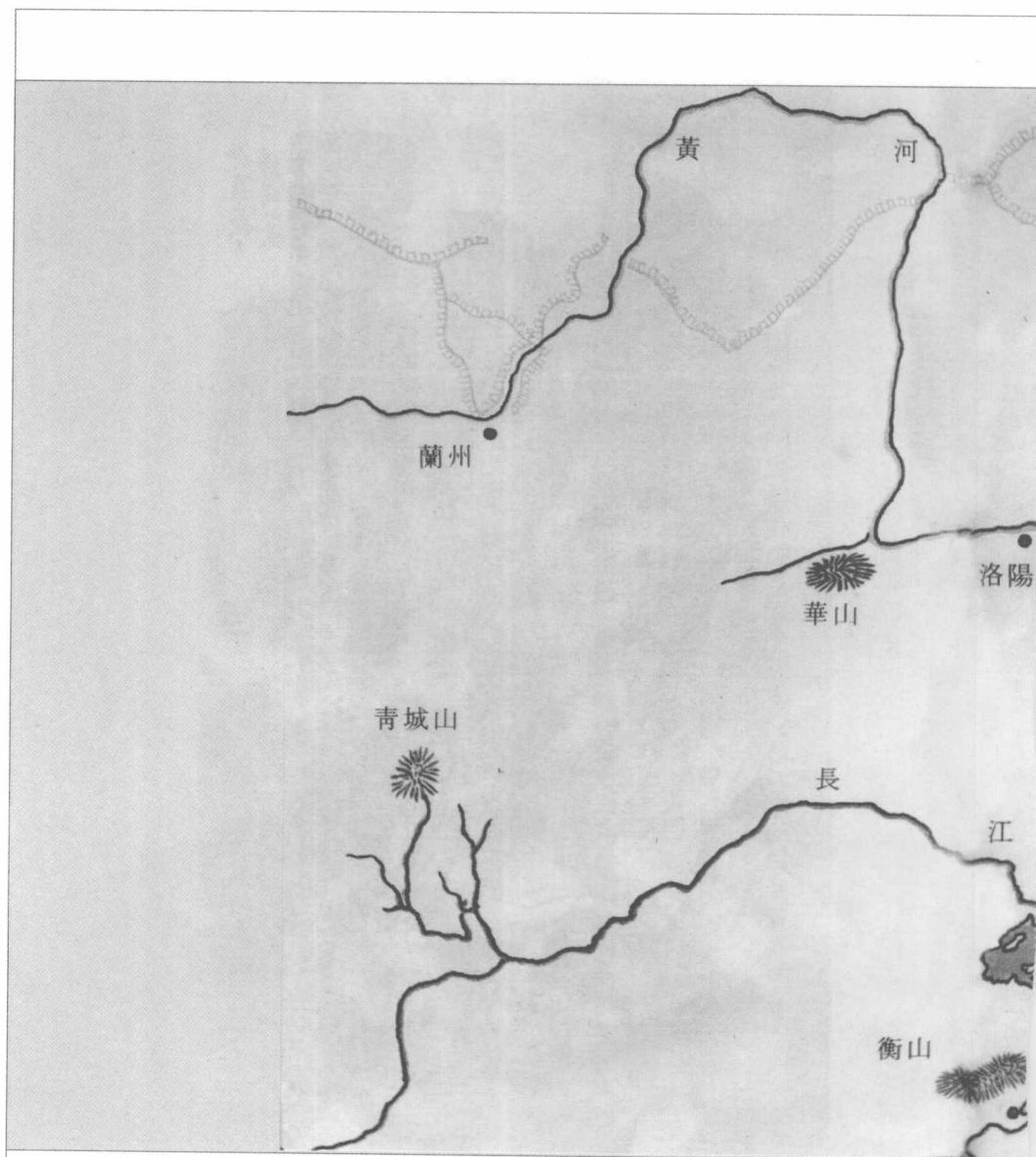
我们对举报盗版、盗印、销售盗版图书等侵权行为的有功人员将予以重奖。

广州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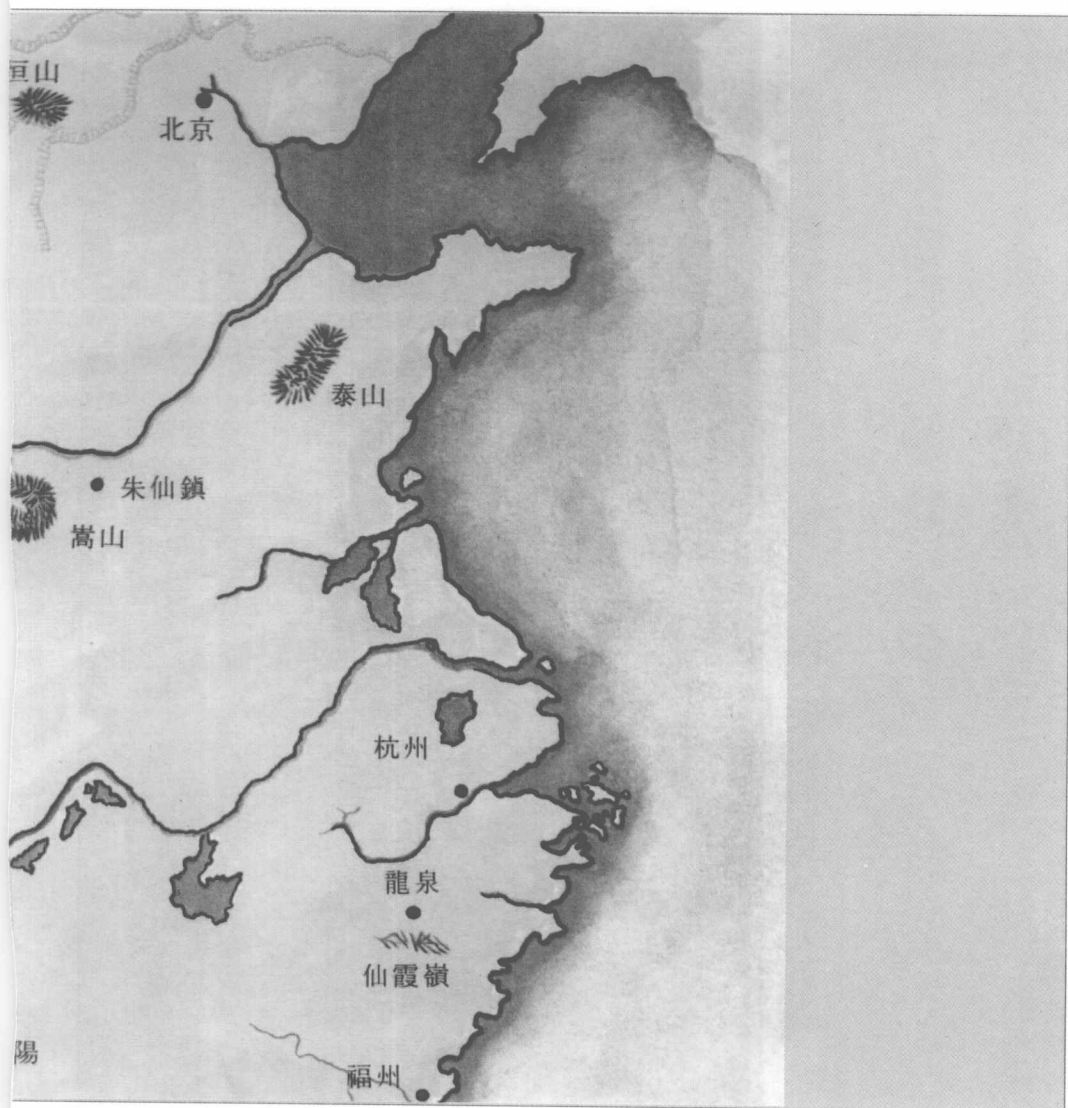
广州市朗声图书有限公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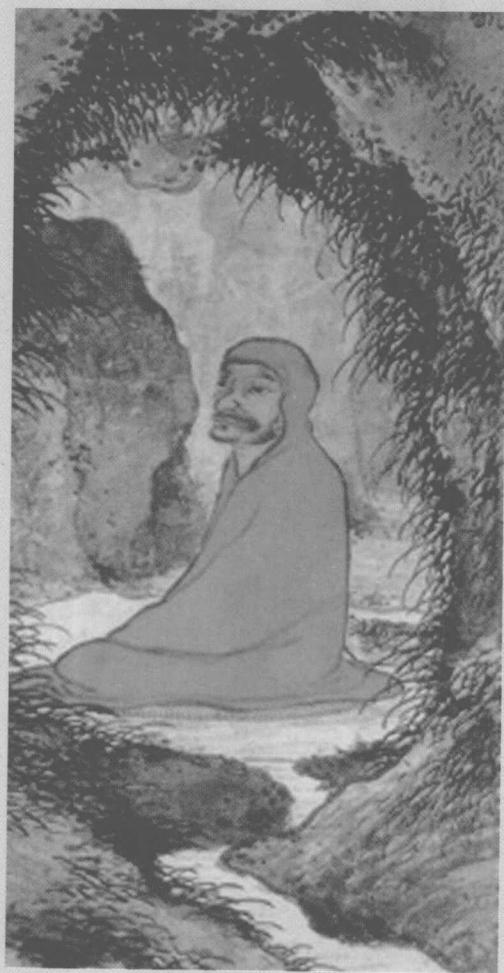


图为《仙霞岭上》，近代黄宾虹绘。岭上的仙霞古道为唐末黄巢起义军进军福建时所开辟，素有“东南锁钥”、“入闽咽喉”之称，是古时由浙入闽的唯一陆上官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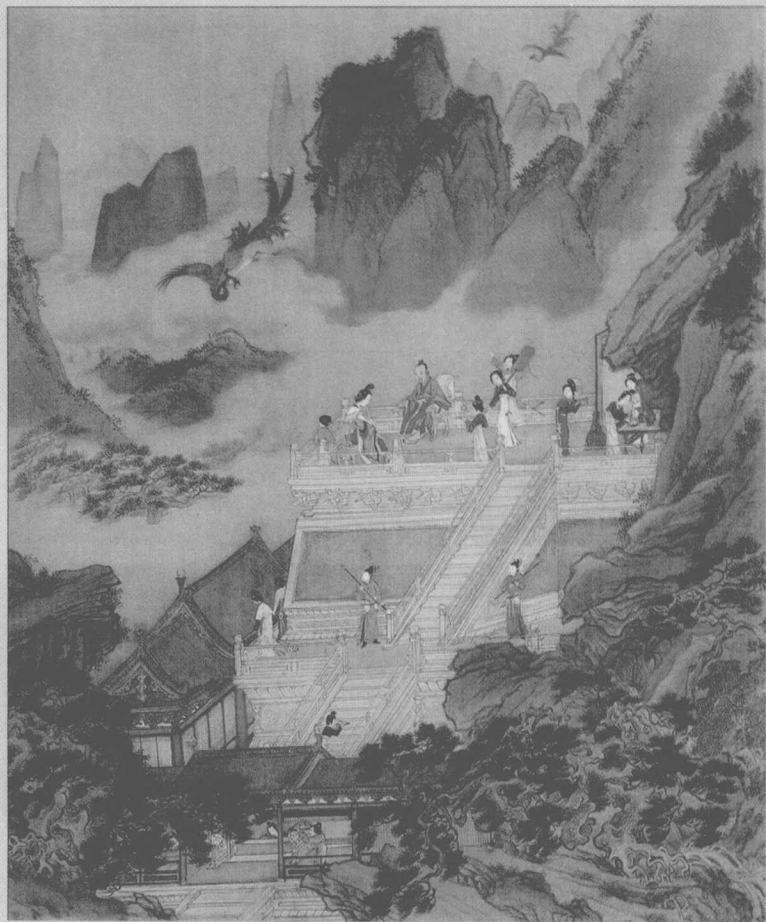


《笑傲江湖》地理图，王司马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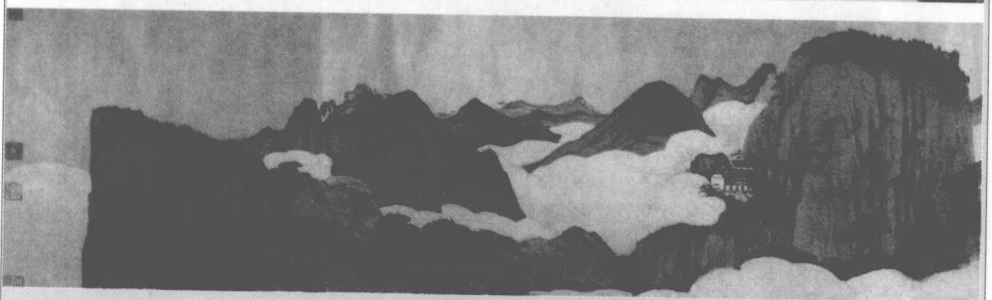




《达摩面壁图轴》(局部)，明宋旭绘。林平之老家佛堂中所挂的达摩老祖像或与此相似。



图为《吹箫引凤》，明仇英绘。北京故宫博物院藏。“萧史和弄玉”这故事中的绸缪之意、逍遥之乐，也不知多少次萦绕在令狐冲与岳灵珊二人心底。



《华山云海图》，近代张大千绘。华山云海可见千姿百态的松树，华山剑法“苍松迎客”，应是由由此演化而来的。



图为恒山悬空寺。寺庙全身悬挂于石崖中间。表面上看，整个建筑的支撑是十几根碗口粗的木柱，其实真正的重心撑在坚硬岩石里。



《观音图》，南宋僧人法常绘。日本东京大德寺藏。恒山派庵堂上供奉的白衣观音大致如此。

二十一	囚居	657
二十二	脱困	681
二十三	伏击	707
二十四	蒙冤	747
二十五	闻讯	785
二十六	围寺	811
二十七	三战	851
二十八	积雪	887
二十九	掌门	909
三十	密议	939





黑白子微觉不妥，手腕已遭对方抓住，当即右手急旋，反打擒拿，手臂向内急夺，左足疾踢而出，当的一声大响，左足三趾早断。



二十一 囚居

令狐冲也不知昏迷了多少时候，终于醒转，脑袋痛得犹如已裂了开来，耳中仍似雷霆大作，轰轰不绝。睁眼漆黑一团，不知身在何处，支撑着想要站起，浑身更没半点力气，心想：“我定是死了，给埋在坟墓中了。”一阵伤心，一阵焦急，又晕了过去。

第二次醒转时仍头脑剧痛，耳中响声却轻了许多，只觉得身下又凉又硬，似是卧在钢铁之上，伸手去摸，果觉草席下是块铁板。右手这么一动，竟发出一声呛啷轻响，同时觉得手上有什么冰冷的东西缚住，伸左手去摸时，也发出呛啷一响，左手竟也有物缚住。他又惊又喜，又是害怕，自己显然没死，身子却已为铁链所系，左手再摸，察觉手上所系的是根细铁链，双足微一动弹，立觉足胫上也系了铁链。

他睁眼出力凝视，眼前更没半分微光，心想：“我晕去之时，是在和任老先生比剑，不知如何中了江南四友的暗算，看来也是给囚于湖底的地牢中了。但不知是否和任老前辈囚于一处。”当即叫道：“任老前辈，任老前辈。”叫了两声，不闻丝毫声息，惊惧更增，纵声大叫：“任老前辈！任老前辈！”

黑暗中只听到自己嘶哑而焦急的叫声，大叫：“大庄主！四庄主！你们为什么关我在这里？快放我出去！快放我出去！”可是除了自己的叫喊之外，始终没听到半点别的声息。由惶急转为愤怒，破口大骂：“卑鄙无耻的奸恶小人，你们斗剑不胜，便想关住我不放

吗？”想到要像任老先生那样，此后一生便给囚于这湖底的黑牢之中，霎时间心中充满了绝望，不由得全身毛发皆竖。

他越想越怕，又张口大叫，叫了一会儿，只听得叫出来的声音竟变成了号哭，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已然泪流满面，嘶哑着嗓子叫道：“你梅庄这四个……这四个卑鄙狗贼，我……我……令狐冲他日得脱牢笼，把你们……你们的眼睛刺瞎，把你们双手双足都割了……割了下来。我出了黑牢之后……”突然间静了下来，一个声音在心中大叫：“我能出这黑牢么？我能出这黑牢么？任老前辈如此本领，尚且不能出去，我……我怎能出去？”一阵焦急，“哇”的一声，喷出了几口鲜血，又晕了过去。

昏昏沉沉之中，似乎听得咯的一声响，跟着亮光耀眼，蓦地惊醒，一跃而起，却没记得双手双足均已为铁链缚住，兼之全身乏力，只跃起尺许，便即摔落，四肢百骸似乎都断折了一般。他久处暗中，陡见光亮，眼睛不易睁开，但生怕这一线光明稍现即隐，就此失去了脱困良机，虽双眼刺痛，仍使力睁得大大的，瞪着光亮来处。

亮光是从一个尺许见方的洞孔中射进来，随即想起，任老前辈所居的黑牢，铁门上有一方孔，便与此一模一样，再一瞥间，自己果然也是处身于这样的一间黑牢之中。他大声叫嚷：“快放我出去！黑白子、秃头鬼，卑鄙狗贼，有胆的快放我出去！”

只见方孔中慢慢伸进来一只大木盘，盘上放了一大碗饭，饭上堆着些菜肴，另有一个瓦罐，当是装着汤水。

令狐冲一见，更加恼怒，心想：“你们送饭菜给我，定是要将我在此长期拘禁了。”大声骂道：“四个狗贼，你们要杀便杀，要剐便剐，没的来消遣大爷。”只见那只木盘停着不动，显是要他伸手去接，他愤怒已极，伸出手去用力一击，呛当当几声响，饭碗和瓦罐掉在地下打得粉碎，饭菜汤水泼得满地都是。那只木盘慢慢缩了出去。

令狐冲狂怒之下，扑到方孔上，只见一个满头白发的老者左手提灯，右手拿着木盘，正缓缓转身。这老者满脸都是皱纹，却是从来没见过的。令狐冲叫道：“你去叫黄钟公来，叫丹青生来，那四个狗贼，有种的就来跟大爷决个死战！”那老者毫不理睬，弯腰曲背，一步步地走远。令狐冲大叫：“喂，喂，你听见没有？”那老者竟头也不回地走了。



令狐冲眼见他背影在地道转角处消失，灯光也逐渐暗淡，终于瞧出去一片漆黑。过了一会儿，隐隐听得门户转动之声，再听得木门和铁门依次关上，地道中便又黑沉沉的，既无一丝光亮，亦无半分声息。令狐冲又一阵晕眩，凝神半晌，躺倒床上，寻思：“这送饭的老者定然奉有严令，不得跟我交谈。我向他叫嚷也是无用。”

又想：“这牢房和任老前辈所居一模一样，看来梅庄地底筑有不少黑牢，不知囚禁着多少英雄好汉。我若能和任老前辈通上消息，又或能和哪一个被囚于此的难友联络上了，同心合力，或有脱困之机。”当下伸手往墙壁上敲去。

墙壁上当当几响，发出钢铁之声，回音既重且沉，显然隔墙并非空房，而是实土。

走到另一边墙前，伸手在墙上敲了几下，传出来的亦是极重实的声响，他仍不死心，坐回床上，伸手向身后敲去，声音仍然如此。他摸着墙壁，细心将三面墙壁都敲遍了，除了装有铁门的那面墙壁之外，似乎这间黑牢竟是孤零零地深埋地底。这地底当然另有囚室，至少尚有一间囚禁那姓任老者的地牢，但既不知在什么方位，亦不知和自己的牢房相距多远。

他倚在壁上，将昏晕过去以前的情景，仔仔细细地想了一遍，只记得那老者剑招越使越急，呼喝越来越响，陡然间一声惊天动地的大喝，自己便晕了过去，至于如何为江南四友所擒，如何给送入这牢房监禁、上了铐镣，便一无所知了。

心想：“这四个庄主面子上都是高人雅士，连日常遣兴的也是琴棋书画，暗地里竟卑鄙齷齪，无恶不作。武林中这一类小人甚多，原不足为奇。所奇的是，这四人于琴棋书画这四门，确是喜爱出自真诚，要假装也假装不来。秃笔翁在墙上书写那首《裴将军诗》，大笔淋漓，决非寻常武人所能。”又想：“师父曾说：‘真正大奸大恶之徒，必是聪明才智之士。’这话果然不错，江南四友所设下的奸计，委实令人难防难避。”

忽然间叫了一声：“啊哟！”情不自禁地站起，心头怦怦乱跳：“向大哥却怎样了？不知是否也遭了他们毒手？”寻思：“向大哥聪明机变，看来对这江南四友的为人早有所知，他纵横江湖，身为魔教的光明右使，自不会轻易着他们的道儿。只须他不为江南四友所困，定